

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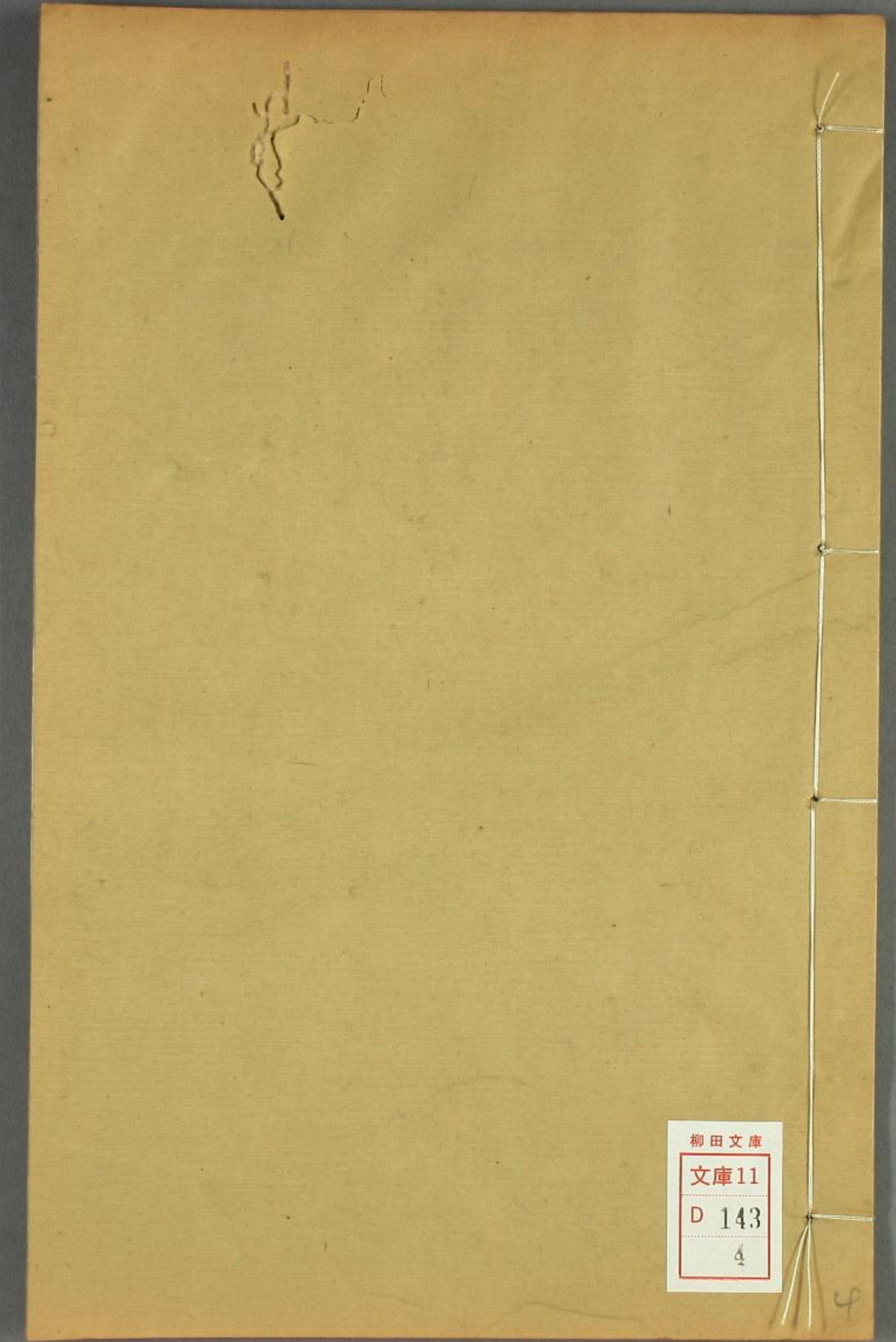
30

25

20

15

10



文庫11
D 143
4

48-11845

010190553448

屈騷心印卷之五

太末夏大霖用兩氏疏註

大贊則參氏

胞弟

大襄克成氏

嚴陵毛雲孫謨遠氏

同參

同里方象琨瑤玉氏

受業余景濂漢章氏較閱

男

景願慕川氏閱梓

漁父辭

屈原旣放

是初放時

遊於江潭

是江潭南地

行吟澤畔

自吟騷賦不

○

○

形容枯槁

人目中所見

漁父見而問之

曰子非三間大夫與何

吾謫山川

卷五

一

一本堂

故至於斯。斯何物漁父能識三閭大夫斷然不俗自爲漁父樂在於斯不圖三閭大夫乃至於斯那能不驚怪相問

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清醒叶韻醒讀

平聲

此答妙在畧把舉世衆人一株連眼前漁父不必是可語之人便照伏結句

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漏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餉其糟而歡其釀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

波叶音皮爲叶

凝滯於物謂膠固不通物無變化與世推移猶言與世浮沉混俗和光之意混淆也澄其濁泥則水而波清言濁中亦有清也鋪通哺食之也糟已去醇酒之粕歡飲之也釀漉酒法言不欲醉何不可以餉之糟再釀之薄者飲之必不醉謂飲中亦有醉也二喻丘比與世推移處責其不當獨清獨醒深思高舉是自由求獨以取放也說來是鄉愿身分妙在孽頭把個聖人壓來把獨清獨醒一齊才殺機鋒緊對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俗之塵埃乎

埃叶音衣

察察清明貌汶汶混濁貌言沐浴之小尚不肯受衣冠之外塵况立身之大焉肯同世途之混濁身可以清白死不能以汙濁人生也緊對不能與世推移辭氣激烈使人無置吻處漁父只有笑了屈子也不欲其復言

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

此歌仍照與世推移意解言世清吾便用清世濁去漁父不

按辭是問答之辭而篇乃屈子自構言辭殊不入耳情亦貌合心離則構此篇似亦無爲蓋刺世事不獨朝中小人如彼卽草野中自負賢者其立身處世不過如此也此短篇二百一十字局嚴氣勁起伏照應如岳家軍不可撼其神妙處是不復與言復與言用激烈絕之此繳上節也

乃繫結寧赴湘流之憤烈乃未及結而見漁父之冷笑漁父之鼓枻漁父之自以爲是得意歡歌直令見聞皆出意外不須三峽猿聲真使懷猿殺大傳神筆墨乃在此等閒遠處真化工哉

卜居

王逸曰卜居者屈原所作也屈原哀憫當世之人習安和佞退背正直故陽爲不知二者之是非可否而將餛

蓍龜以決之遂爲此詞發其取舍之端以警其俗說者乃謂原實未能無疑於此而始將問諸卜人則亦誤矣

按卜居云者卜立身行已自居何等之謂其文字法中作

畫意妍媸相形令人醜絕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初見放後三年作竭知盡忠而蔽彰於譖心煩慮亂不知所從煩亂二字正伏後文所問多端乃往見大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筴拂龜先重其事照後釋策曰君將何以教之詹尹問所卜屈原曰吾寧悃悃欸欸模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

窮乎忠窮

叶

悃款朴質所以爲忠也句中偏疊出悃悃款款畫出一個朴實頭令人厭棄的樣子送勞是修辭逢迎周匝虛往來意指所事之君所結之黨斯無窮便不困窮也妙不說出不忠只畫個送迎情態文極蘊藉二句是總綱寧字將字乃是本明字法寧者拂意而守之之謂將者遷就以求遂意也

寧誅鋤草茆以力耕平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
乎將從俗富貴以媿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平將呢訾慄斯嗟
呻嚦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哭梯滑稽如脂如

韋以檠檻乎

右八句一韻

耕讀如經

嗟耶嬌咲玉
篇云薩作笑

寧
軀

叶 驅驅

平

寧

鼎

鼎

若

千

里

之

駒

乎

將

汜

汜

若

水

中

之

鳬

與

世

浮

沉

以

罔

生

寧

軀

平

寧

鼎

鼎

若

千

里

之

駒

乎

將

汜

汜

若

水

中

之

鳬

與

世

浮

沉

以

罔

生

爭食乎

四句一韻

亢同軺

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

二句一韻

亢同軺

世溷濁而不清。婢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
張賢士無名。吁嗟。默。知吾之廉貞。

此自嘆其吉凶難判。去從難擇。以輕爲重而倒置。持衡者之失
棄雅樂而尚新聲。亦衆大奸惡之類。皆借喻也。

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
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明音芒通叶

他光反音湯

至此諱釋策應前端策拂龜謝不能卜也言尺本有定而制尺者容有或短寸本一定而畫寸者容有或長事變由於人爲固不可執一度量天之生物不無缺陷人之智慮焉能畢照此數算不及推鬼神不能通者卽此類也又渾融得妙

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細叶意
事讀如

又結得蘊藉若以理判則不疑何卜使唐尹果以理決則時俗中尙有此人可以告語惟其理在目前未有能決之者而時俗可知也漁父篇一吉司北手去

遠遊

遠遊者舍此而遠去也猶離騷言自疏意篇中言高陽魏遠余焉所程可見愚按此篇當與文文山之正氣

歌類看勿作老莊之仙決讀蓋世無長生之理尸解有之惟孝子貞臣節義之士及生能爲生民禦災捍患正氣凜凜者皆不俟於霞伏氣採藥修丹其正氣自然不磨耀靈寰宇夫人生秉秀靈全而受者全而歸氣化之理然也屈子於九歌之大司命篇已發此意於寓言此又暢言之耳營營生世腐草荒煙盍勉茲不朽哉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

浮

乘時

證反

迫阨逼迫我於窮阨也開手提此一句則遠遊之想原非本志乃迫阨無聊之遁思也輕舉遠遊以神遊八極也願則如此又恐生無仙質魄散

遭沈濁而汙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

晤

乘時

此前二句承迫阨來鬱結誰語阨之不可堪處下二句承質薄來形爲境役而不寐魂與形離而不寧爲夢爲覺幾不自持之

苦况如此
是凡質也

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不及兮。來者吾不聞。
惟思惟也。卽不寐時作想想出天地之無窮而人生徒苦爲時甚短。古人旣往明良之會。余不及見後世將來海宇重清。吾不得聞亦安能使我形雖去而神留。亦一覩時清舒吾鬱結乎來本集註此章四言乃此篇所以作之本意。言往者業不可及來者尙可得聞故欲人生以度幾於一遇也。

步徙倚而遙思兮。招惝恍而永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

懷叶胡威反。招

悲。音超又音條。步不寐而起行也。徙倚行止不定。徙步又倚心有所思之貌。遙思卽思遠遊以見前古後今也。招悲也。惝失意貌恍不明也。言欲遠遊却悲。神魂惝恍不凝。因而一心結想。永懷不置而意中存想究竟。荒忽流蕩散闊。是知資薄無因不能託乘上浮心益愁悽加悲慄矣。

神儻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則。

此節是遠遊主脑。言永懷不置之間。神忽焉明明凝聚超然不滯於形貌。形貌亦如戶解。留滯於此。此時心內惟惺惺奉持。操守端正以求正氣所由存者。不終流蕩矣。

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爲而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乘風乎遺

言旣操得凝神定氣之端。便覺淡然冲漠。心中虛靈寂然不動。一切迫阨不累吾心。自恬靜而愉悦焉。看得世態都空。我又何思。何慮。澹然無爲。囂七自得焉。此時乃初聞赤松之仙道。以清絕塵氛爲主。吾願從此入門。承其風徽。奉其遺則。馬放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也。大司命篇。凍雨灑塵。求仙者先以能斷塵氛爲第一。入門處。

貴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

此羨登仙之日延也。神仙稱真人休美也。德神仙之德。性世指從前之仙者化去。不見林註與天地之化俱逝。人不能見其形。

惟有名長存耳本節以日延

爲主謂仙人精氣常留也

奇傳說之託辰星兮羨韓衆之得一形貌穆以寢遠兮離人群而

遁逸

按管窺輯要傳說一星在尾宿後商家傳說名偶與此同諸子不詳審言傳說騎箕尾而去故本文云然林燈韓衆卽韓終拾遺記漢惠時有道士韓稚爲韓終之胤得一老子此引前古仙人以證飛昇遠遊之不妄言傳說現託爲辰星灑天韓衆亦得一而仙此皆可奇可羨其形魄則幽邈遠去而神魂則離人群而隱遁安逸不受塵緣之穢濁迫阨也

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

髮鬚以遙見兮精皎皎以

往來

曾晳同

氣變根求正氣所由意來蓋言運伏真氣不雜濁氣爲氣變也神必托乘真氣而能上浮故氣一變而遂能曾舉也神奔鬼怪自言曾舉之奇怪也髮鬚遙見言其神奔時實有所見乃精氣之明白往來非恍惚也

超氣埃而淑郵兮終不反其故都

免衆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

如

加叶音薪

氣埃指時俗淑善也郵館驛暫駐處言我既能曾舉便免迫阨將超此氣埃之境而善擇停駐之所誓不反故都受迫阨黨人之患亦免而無懼世孰知予之所至哉已上只守正氣任意自做到曾舉地步則亦不患質薄竟得託乘而上浮恐天時之代序兮耀靈畢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轟耶彷佯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誰可以玩斯遺芳兮長鄉風而紵情高陽邈以遠兮余將焉所程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食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兮沈下黨切杭上芦瀝音胡程我將焉程則吾不遠遊亦無濟於國而忍違去然高陽邈遠誰知吾之法式可

重曰林註謂歌之音節愚按前文乃任質自求正氣而得神魂
曾子此因有驗而重下進步工夫故重叔說起也當讀平声王
喬周靈王太子晉也見列仙傳六氣陵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
日始欲出赤黃氣也秋食淪陰日沒以後赤黃氣也冬飲沆瀣
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南方日中氣也并天地玄黃之氣是
爲六氣也保神明是內保精氣入是外敝之六氣此段言重加

日課服煉工夫蠶穀除便是

解脫仙家以形體爲臭皮囊

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

德

凱風南風也南巢地名湯放桀處在北之邊至南巢則自南而
北去下接見王子而宿之則指繅氏山嵩山二祠處也審詳問
王子川求教也由南而北見王子文乃通古

註訓鳳巢非壹氣和德仙經修煉內丹之訣

曰道可受而不可傳其小無内兮其大無垠兮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有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庶類以成兮此

德之門

規叶魚堅反讀如鹽滑音骨有叶才
緣反讀如全門叶謨連反讀如綿

曰王子言也言道在人心自受非他人可用言傳應屈子前文
內省端操求正氣皆自受無傳之妙也因資道之莫載莫破道
至矣滑汨亂之也毋滑而魂三句應前文漠虛靜以恬愉澹無
爲而自得二句所謂何思何慮者也一滑以思慮則心魂爲之
搖而氣不能壹矣故壹氣之道甚神而有心養氣之候在天心
子半之時存之之訣全在虛寂無爲不可以有意先爲將迎而
害之天地間之庶類其來往推遷皆一定以成之理亦何所用
吾造作思慮亦惟有存此虛寂不昧者則氣自然凝壹而冲和
此入德之門也須知此旨便是屈子從前任質自做過的工夫
夫此却如夫子言一貫而曾子唯故下文便去無更下工夫處
也愚按此節言道言存誠養氣幾與夫子何思何慮章及孟子
養氣存虛氣話頭相彷彿其實不同處不可不辨吾儒言性
萬物皆備于我結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道義皆是實際孟子
言養氣是集義所生存虛氣乃存仁義之良心無非實際屈子
之學術亦都在實際上着力不同老莊不可誣也而此却言虛
以待之四字却是瘦空着所以流於虛寂爲老莊話頭也自愚
鯤之鬼神原是實在仙聖之不磨其精英磅礴皆是一誠凝結
雖心貴虛靈而虛靈中必以一誠者實之誠於忠誠於孝死且
不朽者是也屈子以誠於忠故解於水卽神於水乃有得於真
實無妄之正理此固其寓言以見虛寂之妄耳

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

屈馬心印

行叶音杭

至貴指上王子之言徂往也羽人飛仙也丹邱仙宅也不死國見山海經無闕大意不復引註前文求遠遊之道道既得傳後文皆遠遊之事此節言

已列仙班入仙藻也

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目兮九陽吸鑿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

華英

湯音陽琬琰音宛
剗英叶於姜反

九陽山海經湯谷上有扶桑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琬琰玉名此言得仙之修潔光明不復人間烟火而懷抱之華貴也言外有頤領

何傷之意

玉色頰以勝顏兮精醇粹而始壯質銷鑠以汋約兮神要眇以淄

於頰音屏晚音晚壯放作
平声韻讀莊方眇同妙

頰美貌晚潤澤也精醇粹如易傳言純粹精銷鑠鎔化也汋約柔弱也淄於周流充塞意言顏色變而美澤浩氣爲之雄偉體質皆就陶鎔神靈已充塞也非復受迫阨景況矣。二節形容仙品

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漠其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淹浮雲而上征

字與寂同霞與遐同古字借用南州謂楚國南方屬火位故言炎德桂樹有芳香凌冬不凋憇以自比山野無獸無人乃國已邱墟之感形體死爲尸魄言尸魄亦不可留此地當留置浮雲空處而神乃上起寓自沉之意此節寫其恋宗国而宗国勢不可憊作一頓折以起後文之遠遊也

命天闢其闢闔兮排闢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太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句始而觀清都朝發輶於太儀兮夕始臨乎於微闔

大音素於
於其反

推也望予伺候我也太微星垣三垣之一在翼軫之北前端門後三台左右將相執法五帝座居中七曜必循黃道歷天階歲一受事於太微而出猶大臣之受命於朝以行職也重陽九重端陽之謂帝宮言五帝座也旬始妖星名星見則聖人起代清都清虛之帝都無渾濁者大儀卽太微帝座威儀之地於微闔幽州山鎮各自天下下方曰臨此節言遠遊於天上而句中

居馬八日

問大微入帝宮造旬始覩清都等語寓奉行天道重清寰宇之意非空寂自寫仙遊之樂也

屯余車之萬乘兮紛容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逶

迤

婉音

此節臨遊寰宇而言車駕之盛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燿服偃蹇以低昂兮驕連蜷以驕鷙

縱肆也

服衡下夾轅兩馬也驟衡綱勒兩馬也連蜷勾蹄也驕鷙馬行

駕

騎去声

騎膠葛以雜亂兮班漫衍而方行換余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勾芒

行叶杭

膠葛從馬多雜亂貌班駢文也漫衍方廣一片也勾芒東方木德之神已上三節遠遊於東輿馬之盛不異侯王余轡正策四字便有若不與馬氣象

歷太皓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啓路陽杲杲其未光兮凌天地以徑

度
太皓禮孟春月令其帝太皞其神勾芒左東右西言從東轉西也杲杲未光天未曙時徑直也從東直亘天以轉西也風伯爲余先驅兮氛埃辟而清涼鳳凰翼其承旛兮遇蓐收乎西

皇

蓐收孟秋月令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已上二節遠遊於西
挈星以爲旛兮舉斗柄以爲麾兮陞離其上下兮遊驚霧之流波

旛即旌字叛音判

挈妖星見則除舊斗北斗七星隨月令柄指之二句寓布新行令之意叛縛隸分散之貌驚霧波濤衝霧流波之大也寓猶患時艰意下文自明

時曖昧其曠莽兮召玄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衆神以金鼓

曖昧暗也曠日不明也玄武北方七宿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掌天下文章圖書之府乃天之六府主集計天下大事衆神

居馬八日

卷五

十

一本堂

指衆星辰言將北遊冀天下之一新順時布化但覺時猶昏暗
非一人可獨理則先召玄武急來爲吾正位于北方隨後使文
昌掌修六府之事選署衆神以並

登分理六曹之職而一新政庶

路漫漫其修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兩師使徑待兮右雷公而爲

衛

曼音萬徑待

塵作徑持

厲君高憑凌之意兩主澤物寓膏澤下民之意需主威令寓剛
斷武衛之意已上三節本言遠遊於北乃一發時艱之嘆再
懷世暗之憂極六府三事之修而猶嗟路遠乃勝殘化洽百年
必世之謂也故接以弭節高厲又從容無爲之謂爾師雷公卽
大事武隆之比也直是念念君國之言豈學神仙遠遊自了

一生看他顛折入故鄉自可見

欲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以擔擣內欣欣而自美兮聊嬉娛以滌

樂

檀皎音

此應前文終不反其故都作一顛折恣睢放縱也擔擣軒轝也可以相忘故
言我已遠遊軒轝任我縱肆時俗莫能追阨然七上十節寫遠遊之文

涉青雲以氾濫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
不行兮邊馬兩騷之焉

思舊故以想像兮長才兮掩涕氾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
弭指炎神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荒忽兮沛澗瀆而
自浮

舊故可思乃抑不返故鄉之初志弭節而下也炎神月令其帝
炎帝其神祝融南疑九疑山楚地卽近屈子放所故云荒忽之
方外澗瀆水盛貌獨往南疑仍就重華之意下文二女九韶雖然興楚之心

祝融戒而蹕御兮騰告鸞鳥迎處妃張咸池奏和雲兮二女御九
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今海若舞鴻夷玄螭蟲象並出進兮形蟠虬
而逶蛇雌雄便娟以增撓兮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
兮焉乃逝以徘徊

歌叶音基

戒警戒蹕警蹕傳呼止行人也御車駕也處妃卽離騷求女偃
蹇無禮者咸池堯樂承雲黃帝樂二女娥皇女英卽九歌之湘
君湘夫人祈而不顧者九韶舜樂湘靈湘水之神海若海神禹
禹河伯鰐龍屬象木之怪龍罔象也蛟虬盤曲貌便娟輕麗貌
撓繞同翥舉也博衍合教代之樂故云此南遊獨往南疑注意
在重華燭天帝皇之樂注意言德化處妃仍對鄭袖二女襯說
仍寓化起宮闈之意若曰使我得志爲之則德化上追隆古儀
型式自宮闈何有於偃蹇宮人何有於僉王象罔德化所臻百
靈爲之效順也已寓意於言外奈終托空言則

有水解歸神獨以至清自處耳下文結自明

舒并節以馳駕兮遼絕垠乎寒門軼迅風於清源兮從顓頊乎層

路

水

音民

門叶

遑遑絕垠大之邊際也寒門九陰之地至寒軼從後超前之謂
迅疾也顓頊月令孟冬其帝顓頊其神亥寅北帝也北方地寒
有不解之層冰此節隱寓汨羅之投蓋北方屬木故云

歷玄冥以邪徑兮乘闇維以反顧召黔荔而見之兮爲予先乎平

路

水

音民

門叶

林註問維天有六間地有四維窮塞之外無徑可通故謂之刑
不得不乘之而回顧黔羸造化神明

經營四方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

列缺天隙電照也大壑在渤海東無底之谷名日歸墟二節從

玄冥起神而遊八極

下嶧嶧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儻忽而無見兮聽惝恍而無

聞超無爲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爲隣

天鐵因瓦蝶音宏
聞叶無巾反讀陰

崕崙深遠貌寥廓廣遠也惝恍耳不諦也泰初氣之始也愚
按天地聞見皆泰初之後有此跡象此并無之者壹氣還之泰
初雖神仙亦歸之無跡象說得最好與談仙家說神怪者絕不
相似可徵其學術頗正其所謂遠遊者只是正氣之磅礴充塞
還其泰初之本來而已總疏此屈子定心廣志壹氣凝神以
從戶解之筆也自作離騷志從彭咸其心定火矣以百折不同
便覺浩然正氣充塞天地而不朽故托辭遠遊以發明其所爲
充塞者以此壹氣之和德誠用之代天行化則造句始而觀清
都海宇澄清也用之經營天下則布新行政而希望古百靈效
順也焉乃逝以徘徊從顓頊歷玄冥則天地豈吾得而知見聞
豈吾所忍有獨還正氣於泰初全至清以免濁而已一篇大意
約之如此逐段中須看他典實字法如用旬始彗星斗柄文

昌衆神不爲無意尙矣及還舊鄉一段却故與離騷相犯反必南疑告必處妃皆特筆也奏咸池承雲又必二女御九韶歌豈漫無意乎意以我躬不德則洵美無礼者此宓妃也我備壹德則一告卽來者亦猶是宓妃也德二修則若后若妃皆爲賢助蕭韶之治不難追也意中總有一大悞吾君之鄭袖故真言如此耳試思臨文禹遠遊東西南北但隨手敷衍內中更無真意致宓妃一段都是憑空鬼怪話頭有何妙處此吾不肯被作者瞞過也。又襄王惑於高唐神女之說卽舉此爲諷諫可也。

招魂

古本不入招魂大招二篇意謂非屈原作耳

林西仲曰古人招魂之禮爲死者而行嗣亦有廟於生人者屈原以魂魄離散而招尚在未死也但是篇自千數百年來皆以爲宋玉所作王逸注無攷據遂序於其端試問太史公作屈原傳贊云余讀招魂悲其志謂悲原之志乎抑悲玉之志乎。夏用兩日余讀招魂而思太史公所謂悲其志者志安在哉篇中所招極官室侍女備物之美亂日一結則神淒魂慘曰哀江南而已矣是前所爲招正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夫時俗所以汙濁亦求所招之宮室侍女備物耳固原之本得爲而不爲者也以忠窮餓志可悲焉設爲宋玉招師之作則休當如大招何多添首尾起結此爲屈子自招無疑

朕幼清以廉潔兮自服義而未沫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

沫微晦也牽於俗而蕪穢俗多嫉妬反遭其蕪穢也上指若上無所考亦牽於俗無從加察也長離殃遭放逐也愁苦魂魄所由離散也

屈駕心日

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

下音戶上声

帝謂昊天上帝陽巫之名陽主生故以名人指屈原輔相佑也厥相陰陽故欲輔之魂神魄形離散則死筮用蓍占魂之所在予之使魂魄相附得不死也此設爲帝命之言也

巫陽對曰掌寢上帝其命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也

上帝之上突加掌夢徵號奇妙以魂之渺漠殊無證據証之以夢魂是魂爲眞有也惟帝掌之則予之當如帝命難從者筮不可從也筮之事遲後之謝僧言保遲了人先謝也人先謝用巫陽招無濟矣此設爲巫陽之對引出招也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恒幹何爲乎四方些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

此蘇賀反楚人語音

桓幹林註常体也愚謂貞者事之幹字法中包涵廉潔服義在內樂處照後所招之可樂處也用巫招作反問声口若去君之恒幹少同時俗亦何爲乎魂去四方乎何乃舍君本有之樂處遭離魄之不祥乎

金鑠石些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

此招魂於東方凡二韻林註靡碎也欲涉流沙旋轉而入於雷

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淵靡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脫其外廣宇些赤蛇若象玄蟲若壺些五穀不生葵蕷是食此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彷徉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些

此招魂於西方凡二韻林註靡碎也欲涉流沙旋轉而入於雷室身雖碎散不得休息西方獨寫地惡非人境故云自賊

周易心占

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此增木峨峨飛雪千里此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

增同層久叶音已

此招魂於北方止韻單言地寒無人物之害雖可暫不可久
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閨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從目往來侁侁些懸人以族投之深淵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

豺狼同族嬉同淵叶烟

此招魂無上天知人未謝魂未上天也單一韻
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鄙些土伯九約其角鬚鬚些敦脈血搠逐人駢駢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其人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

鬚音疑脈音每

毋音訛音丕

此止魂無入幽都亦以人未謝也大招不止其上天入地王已死天地固其所也土伯后土之侯伯約居也齋七角利貌敦厚也版脊肉柂大指也駢比走疾貌參猶三其人以食人爲甘已上七段招於四方上下東南北三方言不可託止不知魂所

在而恐其託止也西方讐言國知魂之不託止而言其地之尤惡上下兩招獨稱君無上君無下知魂之未上未下而警止之詞益人死則魂上升魄下降加此上

魂兮歸來入脩門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筭齊縷鄭綿絡些招具該備永嘯呼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

門叶音綿絡叶音盧

修門郢城門背行先昔向前面向魂退行而引導也筭熏衣之籠縷舊衣綿絡猶言包羅皆招魂之具也嘯呼如喪禮之復以其人之衣升座而呼卽招魂之禮也故居職三間時之所居身故江南而招魂於故居所謂不忘欲反鳥反故鄉之意

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像設君室靜闇安些

上二句總收上文六招下二句逕起後文備物設像欲魂憑依不去也
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戶朱繢刻方連些冬有笑夏室寒些川谷徑復流潺湲些光風轉蕙汎崇蘭些經堂入與朱塵蓬些砥室翠翹挂瓊些翡翠朱被爛齊光些翦阿拂

壁羅幙張些纂組綺縞結瑣瑣些室中之觀多珍怪些

此言魂之可娛者有堂宇臺榭連山帶水而裝飾者羅綺結翠極其華侈也檻軒窓下爲欄以板曰檻軒樓也築土高無木日基施木曰榭網戶門之簾幕朱赤色綴加朱深以飾簾幕也刻方相連言窓眼方紋連岸也突廈暗置火煖屋也徑復引川谷之水徑入院反復長流也光風晴和之風轉蕙汎蘭香透堂軒也筵竹席以布地使不踐塵汙者皆加朱彩經堂入奧遍繡此席也砥承柱之石翹雀之尾象形以飾楣梁者染以翠色也挂曲瓊掛簾幕用玉鈞也被坐褥也齊火齊珠也被上飾翠綴珠爛然如火齊之光也蓆蒲筵也阿堂宇阿曲之處內以蒲筵隔塵而外張以羅幙也纂組編織也繡縞素自文也瑣瑣玉瓚半壁也總言有編織素自文處則結以瑣瑣之玉則其他之用錦繡者不可盡述故又以多珍怪一言括之但言多珍怪則不度非制之意已在言外

蘭膏明燭華容備此二八侍宿射逝代此九侯淑女多迅衆此盛鬢不同制寶滿宮此容態好比順彌代此弱顏固恤蹇其有意此嬪容修態絇洞房此娥眉曼睩目騰光此靡顏膩理遺視聯些離

櫟脩幕侍君之閑些

蜀叶音敗射音亦衆叶平声代叶如字短音恒暎音祿聯音綿韻音剪

此言魄之可娛者有待女之衆德容俱備極其靡麗也膏燭以繼日華容備卽下文侍女二八青年之女侍宿侍寢也射厭射也侍宿者遞相代也此漁色之所爲特用射字九侯淑女言生貴族也迅衆超出衆女也嬪女人嬪巫也言巧梳妝不一其式實滿宮中也修容各爭好以相比並順不殆也順遞代侍宿者不固寵也弱顏柔順之外貌固植貞固之內操此有德有容之賢女良可人意其餘之好容貌尚修潔者在宮中則絇洞房之多而離榭中又復不少皆侍君之閒暇望侍者也曼修廣意脉目狎視驕光目揚精彩也明皇謂念奴之目可人是也靡顏靡曼之頰減理猶膚如凝脂之謂綿綿眇也此所謂治容不必有德者言外皆含刺意

翡翠帳飾高堂些紅壁沙版玄玉之梁些仰觀刻角畫龍蛇些坐堂伏檻臨曲池此芙蓉始發雜芰荷些紫莖屏風文綠波些文異豹飾侍波陀些軒轅既低步騎羅些蘭薄戶樹瓊木籬些魂兮歸來何遠爲些

屈駕心印

此節以下乃於堂宇中實言行樂之事。言堂宇之富麗如此，隨意仰觀，坐伏行遊，無非君之樂處。君何爲舍之耶？屏風林注水，葵文綠波，諸花貼水成紋，綠波面也。文異豹飾，侍從之人衣飾虎豹之皮，文成異彩，侍立陂陀之畔也。軒籞車輶，臥車低者，低車之前待升駕也。步步兵騎，七兵言車方低以待駕而步騎之衆，早羅列於前，向候隨行也。薄迫近也。戶門戶樹種植也。瓊木貴重之木，比之如瓊木，周於堂宇之外，成籬落也。

室家遂宗食多方此稻粢穉麥鞏黃梁些大苦酸酸辛甘行此肥

牛之腱膾若芳些和酸若苦陳吳羨些脯鼈炮羔有柘漿些鵠炙膾鳧煎鴻鷗些露雞臘鷄厲而不爽些粹粉密餌有餌餽些璠漿蠶勺實羽觴些挫糟凍飲酌清涼些華酌既陳有瓊漿些歸反故室敬而無妨些。稱音提罕同擎音簽健音乾脯音儒脯音而膳音。吮臘音膳蠶音擣餌餽音張皇靈同蜜酌音。宍此極膏梁肥耳之樂處也。室家而及宗兼三閭言遂同，遂此樂也。食色也。多方食邑多方土也。稽麥別名梁較他穀能益人。挈執也。言五穀多執梁最益人者，以爲食也。五味具備用調和也。臘者筋之頭肥牛之蹄筋也。臘炙也。芳香也。調和酸苦吳人也。

之羨爲善胸袁也。炮燒炙也。柘漿一作蕨漿，取甘也。臘臘也。少汁之臘煎露皆庖厨之法。蠶龜類厲味冽也。爽差失也。總言卓炎之善無差失也。秬枚環餅擣黍作餅，楊謂之餌。餌，餌卽蜜之本字。蜂蜜也。瑤漿蠶勺美酒之名。實羽觴酌美尊也。挫糟凍飲亦美酒名。酎正月作八月熟之酒曰酌，清涼不亂性也。瓊漿總言美酒敬而無妨，特用回護之筆。如此窮奢極欲，能敬亦無害也。

羞未通女樂羅些，敵鐘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楊荷些。美
人旣醉朱顏酡些。嫉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長
髮曼鬢艷陸離些。二八齊容起鄭舞些。祐若交竿撫按下些竿瑟。
狂會填鳴鼓些。宮庭震驚發激楚些。吳歛蔡謳奏大呂些。士女雜
坐。亂而不分些。放陳組禊班其相紛些。鄭衛妖玩來雜陳些。激楚
之絃獨秀先些。

娟音田

此極聲音便嬖之樂處也。未通潤首初行未及遍也。羅列也。涉江采菱楊荷新歌曲名。美人指樂人醉而朱顏而眇視而目波皆醉態也。醉態繡服加美麗矣。而日不奇猶言自是司空常見

慣也二八女樂人數齊睿皆美容也鄭舞妖冶之舞從鄭來者
袨若交竿王逸注言舞者便旋衣袨棹回轉相拘如交竹竿
可通亦未穩夫舞而致袨拘夫乃拙甚舞衣袨垂雙帶舞時雙
帶如兩竿交加乃舞之飛捷也而下裳不飄起如撫按定向下
者此形其舞之妙也竿以節舞瑟以和歌歌舞並進爲往會形
其驟也鼙鼓声急催之声豫爲激楚之奏將作而先以竿瑟鳴
鼙發之也激楚樂之名歛亦歛也激楚旣奏畢又繼吳瑟之歛
謳其音節入大呂之律新声之樂備也樂畢樂人入席士女雜
坐不復分禁放解去也陳器處也士女解陳之組纓亦紛置不
別所謂玉敍掛臣冠之類鄭衛妖玩指樂人鄭衛風淫以其妖
令來雜陳以其玩笑也結末也未奏激楚之樂人獨賞
其秀美而先之也此皆特筆以刺之孟子所謂在彼者
箕箒象棋有六籩此分曹並進遵相延些成粧而卒呼五自此晉
制犀比賈白日此鐘鐺搖簾撲梓瑟些娛澗不廢沈日夜些蘭膏
明燭草燈錯些結接至思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馳些酌飲盡
歡樂先故些魂今歸來反故居些

同義別不可從燈林本作燈文遷作燈

簾音毘篋音閉文遷作蔽籩音博摸音憂卽憂也林註繫

此言日夜行樂之大凡不緊接上乃約全文之費白日沈日夜也蘭膏後四句乃代魂等畫以相慰勉之詞以絕結之畢巫陽之招也籩王逸注籩壽象棋卽籩之名今之雙陸戲也六籩投六箸行六棋言有玉飾籩箸之美籩局也分曹猶言分班並進衆人齊來也道相迫博爭勝也梟行棋得采之稱卒倍勝之名五自日盧最勝之采欲得勝采而先呼之也今言博日呼盧謂此也犀牛比博箸之偶言晉人之制籩箸以犀角爲之成比例極工緻也費白日有籩局奇淫足傷農事意在言外不獨籩者之費白日也铿鐘敲响鐘聲鐘懸於簾铿鐘急而簾爲搖動日铿鐘搖簾制琴瑟必用桐梓故言梓瑟撲憂其音鼓之也沈日夜沈湎於娛樂無日夜暫清醒也铿鐘旋也插燭之器華燈之制作華美也撰事也假至也言君但行樂蘭膏明燭用華燈錯列於堂宇之中以張行樂之具則有願與君交結同事思作如蘭之契者至蓋人有極願者此樂處也君能從俗而與之同有不共賦同心而反相墮陷者乎能如此則若長保此樂可以酣酒盡歡樂君三間之先宗故舊矣願魂之歸來反故居哉巫陽之招止此

亂曰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蘋齊葉兮白芷生

亂歌之卒章此爲魂返而告巫陽之辭自明魂魄離散之故也

獻進也言進新歲當春生之時見放逐而爲江南之行汨然如

周馬小自

流水之不得停焉惟時春色發於芳草者途中見菜頃之雙葉方齊而白芷正生焉

路貫廬江分左長薄倚沼畦瀛分遙望博

貫穿出也廬江地名左廬江之左長薄長草坡也沼池也畦區分塲圃之小壠也瀛澤中日瀛言一路皆低平水澤之區無所障蔽目前一望遠而廣

青驪結駒今齊千乘懸火延起分立顏蒸

此廬江道中倚望所見也青純黑色馬爲驪結四馬一連爲一駟齊等量之辭所見中等之有千乘之多也懸火軍中燈火延

起焚林掩獸縱火延燒之也立顏蒸延火

之煙蒸鬱於上作昏黑之顏天爲黑也

步及驟處分誘駒先抑驚若通今引車右還與王趨夢分謀後先

君王親發今憚青兜

還音旋先叶

音私兜音矩

步步卒也驟馬馳也誘引導也抑止之也驚馳也若順也還旋轉也夢楚之澤夢澤地名課先令以責成之以至夢之後先爲

數最也發射也兜似牛一角青色重千斤皮堅厚可爲韁言步卒撻走能及驟者之先爲之引導也此句便知驟躡之害大矣

朱明承夜分時不可淹臯蘭被徑分斯路漸

漸叶

音尖

夏爲朱明言將近朱明在廣農時最早此農時也承夜而獵其傷倍多此向時也而可以獵淹留其地乎漸沒也但看臯蘭被徑此路漸沒不可得行之地設軼獸犯清塵

臯蘭皆爲難矣故昔之魂魄離散者以此

湛湛江水弘上有楓極目千里分傷春心

楓音

汾

此瞻望不及之遙情也上有楓言爲所蔽不見郢都也傷春心謂方春禽荒不能凍且是以傷心而魂魄離散也

魂兮歸來哀江南

南王逸本叶音寧玩本文段落此句另讀不必叶

前文自亂日始皆叙述前事以明魂魄離散之故此何正答招魂言今招我魂於故居魂歸來矣豈不欲魂魄相附以永年壽冤竟我身安在依然放去江南則亦哀江南而已矣豈有樂處如所招云云者夏用兩口屈子方僕石以沉淵何招魂之戀戀魂魄離散固非其所悉也玩其全篇意旨乃一篇以死諫之奏疏耳其言室宮之美妻妾之奉肥耳采色便嬖聲音且持加

沈日夜一語此桀紂之所曰亡而當日黨人所以幸位而固寵者也豈屈子志意之所羨而用以自招哉亦借題下痛筆爲當時之君側爲照耳使稍能節制謹度者對此焉有不自防其荒濶者乎亂日一結將一篇花團錦簇之文掃得灰寒水冷入夜獵一段明爲魂魄離散之由昔曰吾之枉死皆爲君國耳吾君荒于遊畋又如此吾可生乎此正太史公所謂不忘欲返棄君之一悟者也結出哀江南三字則又魂營七而飛越矣招魂云乎哉

大招

此篇王逸謂原作又疑景差作李善改招魂爲小招謂宋玉作大招謂景差作宋晁補之決以爲原作特不知所招何人。林西仲曰原自放流以念念不忘懷王釐其生還楚國斷無客死歸葬寂無一言之理人臣以君爲歸升屋履危凡面而臯自不能已特謂之大所以別於自招乃尊君之詞也。愚按此篇辭旨光明正大歲招魂篇迥殊勿以體格相似因圖詩過正於同而異處細心比絜斯兩篇之精蘊俱得矣此篇包涵王道之作用非招懷王誰克當此

青春受謝白日昭只春氣奮發萬物遽只宜凌浹行魂無逃只魂魄歸休無遠途只

只音馨語餘声讀如寧馨之馨寧馨字讀能亨則音亨愚按當如毛詩音止遽入蕭韻音

通遙音淫訓過也於義違訛書也

受謝將過夫而受後時之相代韶陽光方盛而晝長遽迅疾也興而賦也言今春光將暮陽光漫長而昭明矣萬物乘春奮發

迅疾以乘時矣魂在幽冥中可以凌歷週游遍行不必再有驚怖而逃矣魂與魄可並歸休勿留滯他鄉而阻於遠遙也矣懷王入秦亡走趙追入秦而病死故言無逃招魂而言及魄以歸

葬之魄已在此恐
魂尚遠滯未歸也

魂兮歸徃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

招魂篇乃生離散之魂不知所在須東西南北招之來此乃既死有定之魂當隨魄至故急止之無向東西南北去古人文字嚴謹如此

東○有○大○海○溺○水○微○波○只○螭○龍○並○流○上○下○悠○悠○只○霖○雨○澑○澑○白○皓○膠

只○魂○兮○無○東○湯○谷○寂○寥○只○

膠叶音搖湯音陽正字通引註湯名寥只去寂字爲是四句二韻

溺水止魂無東入海恐溺也水中螭龍多恐爲魂害海霧如雨長濤不散一望白皓如膠枯滯魂不宜近寥虛廟也湯谷日出

之所寥廟
魂無所依

魂兮無南南有炎火千里蛇蛇只山林險隘虎豹碗只鰐鱠短

狐王虺蠭只魂兮無南蛇傷躬只

蝮音福碗音淵躬

蝮蛇胎產白斑黃頸身短首尾相似聞人咳嗽步聲撓至醫人

叶音涓鰐音騫

蛇蟠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痏齧舉也蟠高之意

蟠音福碗音淵躬

魂兮無西北西方流沙澗洋洋只豕首縱目被髮鬟只長爪踞牙族

鬟音希

笑狂只魂乎無西多害傷只

跋音希

顚寒凝凝只魂乎無往盈北極只

違音緯一音

連龍牀註寒山名顚大赤色代水名盈北極言寒氣盛嚴已

上東南西北四招但止魂之無往以魂在此也招魂篇言歸來

魄離在外也此不止魂之上天下地以歸葬之魂魄升於天

魄入於地固其所也彼招生魂上天下地則死故多二招求其

生也此重言魂魄歸深明爲懷王之歸葬尸魄見在之辭也首

段少魄乎無東南者蓋漢上文之無東可省也下三段各加一句者各段格清之也

魂魄歸徃陽以靜只自恣荆楚安以寃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窮

窮音樂年壽延只魂乎歸徃樂不可言只

自恣荆楚四字特筆也懷王入秦後不得如在荆楚尤自恣以逞志究竟無一日得閒靜安定至於客死年壽不延可哀甚矣

今幸魂魄歸庶幾仍得自恣乎何句字法繁照客死時事不是泛辭

五穀六仞設菰梁只鼎膾盈望和致芳只內鵠鵠鵠味秋羹只魂乎歸徯恣所嘗只

固當作羹羹非

菰七米也杜詩波漂菰米沉雲黑林註蔣實一名雕胡爲飯芳香柔滑果見招魂註和以五味芳以諸香內入也入鵠鵠鵠之肉加味糸羹之中也嘗畧領

其味之謂言不可勝食也

鮮鱗其雞和楚醑只醯豚苦狗膾苴專只吳酸蒿蔓不沾薄只魂乎歸徯恣所擇只

魄

酪牛馬乳所造醢以肉醬嚼蒸豚苦狗以膾汁和醬嚼狗膾七

炙苴麻類葷羹荷雜用膾炙切裹荷以爲香備衆味也蒿羹香草苗可燔以爲整用吳人所釀之酸制之不濃不淡

適可也此五味俱陳惟恣所擇七則專食所美之謂

炙鴟蒸鳬鰻只煎餚臘雀遠爽有只魂乎歸徯麗比允只

粘滌也湯中滌肉也無菜曰臘有菜曰羹炙蒸煖煎臘皆烹調之宜鴟鳬鰻雀皆珍臘之味特以美麗而先進也爽存言棄

口而近列之也

四酣并孰不疋疋只清馨凍飲不歡役只吳醴白蘖和楚瀝只魂乎歸徯不遽惕只

踰小篆文上从兩倒止非兩刃也卽溫字森入声音瑟疋疋益飲攷正字通入音欠三部

不取此字林燈訓飲同謂疋飲爲不熟飲殊未安據本文當是肴字俗書轉訛耳蘖當作蘖音葉補孰通作熟

酌酒以正月作八月熟者名酌四酌林註謂四重醕是以酒釀酒而極醇也溫滯也噬喉也美酒味醇喉中喜飲之意凍窖釀酒經冬久窖之酒也不歡役言非常之美酒惟上人得飲下役之人不經見不得歡飲也吳醴吳人之美酒也蘖谷麥之芽和麴釀酒之物言白蘖乃美酒之名楚瀝楚人之美酒和酒相和不遽惕謂雖歸葬猶恐在生之驚魂不定倘自恐怖欲逃也輕掉字法申無數包涵

亦未見

代秦鄭衛鳴竽張只伏戲駕辨楚勞商只謳和揚阿趙簫倡只魂平歸徯定空桑只

伏羲同

楚兼代秦鄭衛趙凡六駕辨勞商樂歌之名揚阿曲名伏戲作瑟造駕辨之曲譜入瑟而彈楚人因之作勞商之曲徒歌曰謳和和竽瑟也而先以趙簫倡之蓋謳揚阿之曲而和以簫竽瑟之音也空桑瑟名定辨定勞商合於古瑟否也右典古本林註愚按其辭旨之志大矣旨欲合天下之今樂進皇古之元音所以望其君者志豈小哉

二八接武投詩賦只叩鐘調磬娛人亂只四上競氣極聲變只魂

平歸徯聽歌謳只

賦叶音範

二八樂工之人數武脚踵也言樂人齊足接排之意投選而命之歌也詩賦雅音也叩鐘調磬金声玉振也四上競氣謂吹樂之譜有四上工七而分長短疾徐乃競氣之事音律之清濁高下循還相生皆以此審之故能極声音之变也言聽歌謳乃自成一代之樂功成治定之時志豈小哉補註亂樂之終雅樂有終能移人性情故言娛人。二八接武莫謳歌女直是樂工下文接侍女並不言歌舞事可見載清爲是

朱唇皓齒婢以嬪只比德好閉習以都只豐肉微骨謂以娛只魂平歸徯安以舒只

嬪音讓嬪古胡反以好皆去声

嬪嬪指美容重言以倍形其美也比並也思與有德之賢女比並而好幽閉貞靜學習爲好也豐肉微骨福厚清貴之體段謂養權娛無戾氣也得此賢女心安而暢舒也

嬪目宜笑蛾眉曼只容則秀雅稚朱顏只魂乎歸徯靜以安只腰秀頸若鮮卑只魂乎歸徯思怨移只

滂水廣貌女人嬪修似之所謂神如秋水之比頰墮豐滿便覺耳之倚貼心廣大態綈約姣麗有加腰小頤秀若鮮卑說得全體修美却不言德言雅而滂心廣大不無蛾眉不譏之意先色者以之三千寵愛在一人思怨移則所不免。林註鮮卑袞帶安養待配德也

頭也言腰頸之細若帶束也

易中和心以動作只粉白黛黑施芳澤只長袂拂面善翟客只魂乎歸徠以娛昔只

中心和易是好處但以動作以字是飾於外不必其中心之眞和易矣粉白黛黑以施芳澤亦不必國色矣長袂拂面乃狐媚之惡善翟客則干與外事之辭此暗寫鄭袖之影照此魂昔日所娛也直言娛昔以指明之卽就本文字法中細爲看出自不被作者

賈色眉美目媚只膺輔奇牙宜笑嗚只豐肉微骨體便娟只魂乎歸徠恣所便只

平声

以一派子年
後退為詩稿
年三十矣

把孤忠熟血作泥常去過可惜也夏屋廣大沙堂秀只南房小壇觀絕雰只曲屋步欄宜擾畜只騰駕步遊猶春囿只瓊轂錯衡英華假只薩蘭桂樹鬱彌路只魂乎歸徠恣志慮只

畜叶音訛假音互

得見

寧馨附
會了笑

孔雀盈園畜鸞皇只鵠鴻羣晨難鵠鶴只鴻鵠代遊曼鷓鴣只魂乎歸徠鳳凰翔只

句不通

居馬凡曰

孔雀出南海大玄經孔雀之儀利用登于階孔雀有文也鵩高鳥傳殺洛都賦維高冥之獨鵩連軒翥之雙鵩鶩善闕惡鳥鵩大如鵩鴻羽白而光澤易其羽可用爲儀鵩鶩西方神鳥而不祥法言周之人多行秦之人多曼曼無之也視之如無也此申承前宜擾畜意言擾畜者何孔雀之多文者畜之盈園猶畜鶩皇也鵩鴻之鳥成群皆能司晨又雜以鶩鵩之善鬪者焉鵩鵩高鵩之鳥相代遊於封疆則鵩鵩不祥之鳥視之如無有不懼其來矣如此則可以樂鳳凰之翱翔矣

曼澤怡面血氣盛只和宜厥身保壽命只室家盈庭尊祿盛只魂

乎歸徠居室定只

曼脩廣貌魯頌孔曼且碩面肥澤而怡悅也此血氣盛所致血氣盛則庶幾無疾而永相宜壽命乃長保矣於是長子孫而室家盈慶明良而班爵祿豈猶患不能身安居室而危身者乎懷王客死只是居室不定乃對針特筆

接徑千里出若雲只三主重侯聽類神只察篤天孤寡存只魂

乎歸徠正始昆只

周禮四圭王執鎮圭此言三圭謂王以下之公侯伯所執重謂多也類祭之名肆祀常祭此非常祭而儀同郊祀故稱類出師正其始之制度文爲以垂裕後昆也下文所云皆所以正始也此節言楚地廣出兵甚衆若出師告天將相莫不聽從果能行仁政下察民瘼篤厚推恩將民無天札士不伏處孤寡皆蒙存恤此興王之易事在王之創

乎歸徠賞罰當只

當去声

畛田上界道美言美政冒謂被冒衆流流品也威言刑文言賞奸惡必先去而後善美者得明故有先後在王賞罰得當耳

音喜

名聲若日照四海只德譽配天萬民理只北至幽陵南交陞只西薄羊腸東窮海只魂乎歸徠尙賢士只

音喜

承上賞罰當則君明如日之照河名声之光遍四海矣德普萬民則德之譽配天萬民皆順而理矣理治也但此時天下至廣北幽陵南交陞西羊腸東窮海封疆萬里俱須得人分治賢士爲急在王尙賢士耳羊腸山

發政獻行禁苛暴只舉傑壓陞誅譏罪只盡責在位近禹摩只豪

傑執政流澤施只魂乎歸徳國家爲只

行去声羸
音盈餘也

此承上尙賢士之政也。壓陞立殿陛位，壓百官之上也。誅責也。譏百官之下，或可譏議者也。罷黜直有餘也。禹塵禹跡，所至也。言尙賢士之法當發一政令，三年計吏使就其行域之實，以禁苛暴不虐民爲主。朝廷之上，先要舉一俊傑任壓陞之上位，以責百職之不戢者，議其罪而黜之。進用正直有餘者，使之在位。凡近禹塵所至之地，皆得人以理之。此朝廷有此壓陞之豪傑執政，故真贏並進膏澤乃下施也。如此發政而國家可爲矣。切指時事豪傑不執政，黨人不黜退，國家不可爲也。

雄○雄○赫赫天德明只○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卑極立九卿只昭

音明

質既設大侯張只○執弓挾矢揖讓只○魂乎歸徳尙三王只

苦卿叶康

讓叶平声

此結出統一寰宇治定功成德治化行之氣象也。雄赫盛德積中而昭著，發越之貌。此王躬之正始也。穆七敬肅貌師傳保曰：三公此舉傑壓陞登降如儀。尙賢之正始也。畢盡齊也。極歸皇極也。九卿槩備官意。諸侯畢極莫敢不來。則朝覲以時，必用九卿分掌備官成禮。此朝廷之正始也。昭質未攷應指。享燕諸侯之典禮有文。有質。雖設也。大侯天子之射，謂之射侯。以布爲之射爲諸侯也。中得爲諸侯。不中不得爲諸侯。見禮記言：擇侯二王但張射侯之典禮。天子執弓挾矢行辭讓之禮。以示莫不懷服。此萬邦之正始也。在王尙三王之道耳。此篇自殺徑千里以後，本文自明林燈已見爲王道之事。但前半不謬，真分釋疏講。將飲食宮室女樂都看得與招魂篇是一樣致光明正大之奇文。究竟荒蕪夫周禮具在其言。丁之飲食宮女宮室更有備於此。若而謂非王道之言，乎彼招魂篇愚已指出。屈子之本旨皆有含刺之意。此篇之飲食嬪御宮室皆正始之意也。或問此。陳王道於魂何望愚笑而答之曰：此非吾所知也。或比坡頭掛劍平生一片心乎。蓋屈子全騷總此一心，徒托空言。至今日魂靈相對，除此則無可言而願以平生之心爲王誣之也。本文陳王道其所操至約正始者在當。具罰賞罰之當在。尙賢士賢士執政以行。黜陟則賞罰當而國家爲矣。天德之明是尙賢士之根本。故堯舜之迫勞於求賢，逸山。任人屈子其知約矣。朱子許原以王佐才只在此等處看。

補註羊腸今貴州新添衛城東南有羊腸關蹊徑險仄乃古荒服地

子雲之子平陽侯，漢成帝時官至大司農。好《左氏傳》，著《穀梁傳》。後人稱其爲平陽侯子。有子雲碑，碑文曰：「平陽侯子，字子雲，漢成帝時人也。」

